

大地
端午

风物

品读端午风物，聆听传统在生活中流淌的声音。节日的风物里，藏着时节的芬芳和文化的密码。农历五月初五，艾香、粽香、榴花、甜醋、龙舟号子……共同构成我们所知的“端午”，编织出一段段遥远或切近的烟火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端午擦着门楣上的柳枝，拧身进驻了南湾。

母亲斜靠在炕头上缝香包。温热的炕上，年幼的儿子与一盆滚烫的掺揉了酵母的苜蓿睡在一起。他们是被母亲刻意安排在一起安睡的两个孩子，在各自的梦境里奔跑。

阳光薄如蝉翼，铺满窗子。母亲收起缝好的香包，低头隔着棉被闻烟了整整一天一夜的苜蓿，然后一把揭开被子，一股热气腾腾地升起来，醉人的香甜气味立时就在屋里弥散开来了。

母亲挥动擀面杖不断地搅动，撩人的香味就一波一波地在我的鼻端涌动，盛一小碗递给儿子，他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随即端着碗摇摇晃晃地朝我奔来。不容分说把碗塞给我，轻轻咬一口，酸甜可口的滋味瞬时溢满口腔。母亲抬手抚摸着儿子的头，儿子对母亲报以甜甜的笑，端午就顺势变成一朵朵灿烂的花，开在每个人的脸上。

儿子跟我小时候很像，遇上合胃口的食物总会贪食。我也像母亲叮嘱我那样叮嘱他，甜粽子吃多了会醉，特别是空腹时。我那时不信，他现在也不信。也要，在南湾长大的孩子，哪个还没有在端午节被甜醋

端午

杨晓民

艾草挂在门楣时，只是绿着，也香着，把一小片山野交给风。孩子把脸埋进盆里的水，抬起时，睫毛上停着露珠，比祝福还轻。麦子把骨节推向阳光。母亲低头系五彩线，没说继续与告别。只把五月的风拴在孩子的腕上。河在村外，一直流。我站在岸边，闻艾香、水汽和糯米蒸熟的甜。这一生被许多轻的东西牵着：一根线，一片叶，一个未说出口的痒。端午不是要我们留下，只是提醒：把青艾挂高，把清水捧起，把心里的小溪，还回河里去。



在岭南，农历四月初八的清晨，会突然听到河涌边有炮仗隐隐作响，像天气渐热的告示。问老人，这是干什么？答曰：起龙舟。潜沉于河泥中的龙舟被挖出来，船舱里满是青黑的污泥，在河涌中冲刷清洗，龙舟渐渐醒来。两天后的清晨，又有炮仗响起，那是采青。老耆采来龙眼树叶，蘸上清水，扫除龙舟身上的污垢，以祈吉祥。端午在即，天气越来越热，蝉鸣越来越密，黄昏时分的鼓点也越来越密，扒龙舟训练开始了。直到农历五月初五至高潮。在我看来，每年这个时候，醒来的不只是龙舟，还有隐伏在岭南人内心深处跃跃欲试的力量。

端午这天，珠江两岸人头攒动，广州猎德的龙舟赛即将开启。最为兴奋的是住在这里的租客，这场龙舟赛好像是房东专门为他们表演的。平日子里，房东坐在楼下叹茶，看着他们匆匆忙忙的“表演”，这一次要看房东的了。江岸上里三层外三层，楼上的阳台、露台都是人。鼓点伴着哨声由远而近，有人喊：“来了来了！”鞭炮从龙舟来的方向点燃，人们伸长了脖子。龙头凸现，昂着首，摆着须，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房东这一次不是悠闲的样子，精壮的膀子看着白皙，却在豁出老命地扒，三四十个汉子在鼓点和哨音中，节奏整齐划一，扒呀扒，桨板劈波斩浪，龙舟仿佛飘起来了。租客心中的某种东西被房东唤醒，晚上回去，见了房东，彼此的眼神中已然有了一些心照不宣：明年，我们一起去扒。

粤语里，“下雨”可以叫“落水”，端午前后的雨就叫“龙舟水”。去年的龙舟水多，端午一早，佛山叠滘的河涌上浮着一层薄纱。走近龙舟赛河段，河涌上的纱雾散发着香味，也不夺人嗅觉，细品，有鸡蛋花的清香，也有桂花的腻香，还有食物的香味。走到岸边，原来有各种茶点被搬来叫卖。

吃醉过呢？

醉了也不怕，母亲会笑嘻嘻地捏着一截花绳绳给他拴上，手腕和脚脖都要拴，还不忘念叨，拴上花绳绳就不变狗了。“变狗”这个词，虽显得土头土脑，但它温和，不带戾气，只表明人体有恙，听起来也感觉比害病、生病这些词软和多了。

家乡南湾是一座天然的宝库，我的母亲有一双点石成金的术。记忆里，草木在季节里萌生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实，都被母

母亲的手艺儿子的梦

刘汉斌

亲一一采摘回来，制作成我童年专属的形色滋味。艾绒香包、薇麦甜醋、荞麦面凉粉、烩粥浆水、苦苣酸菜、白面花馍馍等等这些与端午相对应的事物，都带着天然的草木滋味，是植物馈赠给我们的，经母亲的一双巧手递给我，我转身再递给儿女。

每年端午来时，母亲都会从粮房里捧出艾绒。淡淡的艾香从母亲的指缝里溢出来，萦绕鼻端，久久不散。母亲是想把这一捧艾绒添进缝制好的香包，好让孩子们把

近些年，端午节赛龙舟在南方开展得热烈，不由得想起明清的北京也曾有龙舟竞渡，同时读书人也会在雅集时吟诵《楚辞》中的《离骚》《九歌·湘夫人》《九歌·国殇》等名篇，按平、上、去、入的四音和古时读书人吟诵的调子，并以古琴、三弦等伴奏。如吟诵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：“帝子降兮——北渚，目眇眇兮——愁予。袅袅兮——秋风，洞庭波兮——木叶下……”吟诵到“兮”这个语气词时要拉长音，更显得铿锵有力、韵味悠长。

祭祀活动自然要上供粽子，还会在供桌上压上几把打个结的艾草或菖蒲。农历五月已是夏天，各种昆虫、小动物开始活跃起来，有些有毒，会蜇人、咬人、传染疾病，因此古人认为端午要驱“邪”避毒，最常用到的植物是菖蒲和艾草。每逢端午，近郊的村民都会割下些菖蒲和艾草，捆成小捆到城里集市贩卖，或做成装饰物，取名合称为“蒲龙艾虎”。

菖蒲有香气，能驱虫，多生在河边、池沼边。北京的外金水河，就有一段长有菖蒲，也叫菖蒲河。菖蒲的果穗像个棒子，叫蒲棒；叶子像宝剑，也叫菖剑或水剑。艾草，学名艾蒿，北京话叫艾子。艾草有强烈的气味，可以入药，晒干点燃后会冒烟，味道更冲。点燃艾草制成的柱条来熏身上的穴位，有助于经络疏通，这就是艾灸。习俗上，端午节要拿艾子在脑门、身上各处拍打一番，让身上沾染了气味，再拿一把朝下倒着挂在墙上或门上，驱虫效果

显著。

端午避“五毒”，则是躲避蚊虫的升级版——躲避蝎子、蜈蚣、蟾蜍、壁虎和蛇。古人认为这五种动物都有毒性，冬天都蛰伏起来不多见，尤其是蟾蜍和蛇都冬眠，端午后开始活跃，因此要注意防范。比如端午节要饮雄黄酒以防蛇。据说把微量雄黄放在白酒或黄酒中饮用，或用雄黄酒涂在鼻子、耳朵上，蛇就躲着你走。对待小孩，则用手蘸着雄黄酒在脑门上写个“王”，把小孩当成小老虎，以祈求像老虎一样身体强壮、百病不侵。或者用朱砂在脸上画个符，过去一般是家馆先生来做。也会在屋里、院子各处撒一些雄黄，或把雄黄装在香囊荷包中，佩戴在身上。民间传说《白蛇传》中，白娘子是在端午日喝了雄黄酒酒现了原形，可见“蛇怕雄黄”深入民心。而针对蟾蜍，习俗上在端午日要取蟾酥，否则过了时令，蟾酥就不灵了。

要防“五毒”，还要吃五毒饼。北京的许多饽饽铺过去会在端午节之际制作五毒饼，即在玫瑰饼上印上五毒的图案。把五毒吃下去，就破了五毒。古人对毒虫猛兽的态度，不是消灭杀光，而是轰走或者主动躲开，以求向善而不杀生，客观上也尊重了大自然。

文天祥有一首诗名为《端午即事》，其中前两联为：“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。故人不可见，新知万里外。”一枝端午日再普通不过的艾草，在人们心中关联着对传统的纪念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马涌 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扒龙舟

汪泉

想看到最精彩的场面，总要占个好位置；要早到，家里吃早餐就赶不及了。河涌两岸，商家早就摆置好了茶点：糯米鸡、双皮奶、红米虾肠、陈村粉、虾饺、叉烧包、干蒸烧卖、蛋挞，应有尽有；还有粥，盛在奶茶杯中，拿起来趁手，有及第粥、艇仔粥、鱼片粥、瘦肉粥，不凉不热，正适合这闷热的早晨。

人越来越多，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叫声和商人的叫卖声，蝉鸣声交织在一起。最抢手的美食自然是粽子，吃起来方便，也应季。去年端午节，适逢北京的友人来这边，在叠滘的河涌边，见到了肇庆裹蒸粽，吃惊于它的硕大：足有大人拳头大小，里面裹了两块肥厚的猪肉，还有去皮绿豆，掰开来，香气四溢，看起来腻，吃起来香。品着粤味美食，观赏着人们扒龙舟的盛况，对岭南的另一种解读浮上心头：岭南的力量藏在民间，藏在平民的内心，藏在河涌两岸的烟火中。

在这驳杂的香味中，“咚咚咚”的鼓点终究响起来了。

看扒龙舟有个好处，河流就是移动的舞台，在赛道河段的任何地方，都能看到。叠滘的龙舟漂移赛，在弯道和直角位置看客最多，那是懂行的观众，他们知道，这两段最是惊心动魄。

比起猎德涌的水道，叠滘的河涌要逼仄多了。弯道多，龙舟又长，25米，赛手也多，40人，看龙舟赛可真叫人捏一把汗：这笔直的龙舟怎

艾的香味随身携带。

我自幼脾胃虚弱，经常生病，母亲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艾灸，我的身上留下了不少烫痕。每逢端午，母亲都会采摘新的艾叶，然后把上一年备好的艾绒填充在亲手缝制的香包里让我戴在身上。她把艾香当成了我的护身符，村里人都说，我小时候就是从药罐子里钻出来似的，身上总散发中草药的味道。我就借机炫耀，那是艾的味道。每次把“艾”的字音故意加重、拖长。

中午时分，母亲在烟熏火燎的灶房里，抓一把葱花，撒进滚烫的胡麻油中，“啾啦”一声，葱味弥散，香气扑鼻，一大勺浆水倒入热锅，水汽袅袅，空气中飘满了浆水混合油炸葱香的味道，入鼻即令人舌下生津。苦苦酸菜里加入少许盐、少许熟胡麻油，凉拌后便是上好的下饭菜。天干物燥的夏日，凉粉就着凉拌的酸菜，就是一顿好饭。南湾端午的吃食便是如此简单而又丰盛。

饱食之后，困意袭来，恍惚间，我和儿子来到一片开花的荞麦地。儿子心有所思地说，荞麦花好看，花味甜，凉粉好吃。我说，能不好吃吗，凉粉是荞麦花变成的。儿子顺口接了一句，荞麦花是孙悟空变的吗？把我从睡梦中笑醒了。

么漂过这曲里拐弯的河涌啊。

远远听到有人厉声喊：“各就各位，预备——起！”鼓声哨声顿起，却不见龙舟。突然，左岸一串炮仗炸响，接着右岸的炮仗也炸开，烟火旋即遮蔽了小桥。此刻，从弯道处闪出一个龙头，龙头后面两个舵手斜扭着身子，极力扳着桨板，令船头不至于撞上岸石。舟上的汉子们按着鼓点扒，岸边的人齐声高喊：加油！加油！舟至直角弯处，喊声静下来，船头眼看着就要撞对面的石岸，观众捏了一把汗，一时竟忘记了喊加油。舟上的鼓点节奏不乱，也不停。舟身不歇地起伏漂移，那舟尾的舵手反方向扭着身子，咬着牙，死死扳住桨板，以配合快速转弯的船头。终究，第一艘龙舟玄之又玄地通过了直角水道。看客们半张着的嘴巴终究是合上了。那龙舟灵动的身姿，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的广东人，那时候他们的身姿也同样灵动，闪展腾挪，扳转船头，面向大海，勇立潮头。

有那么一艘舟，从后面猴急猴急地冲过来，尽管舵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龙头终究撞上了石岸，“咔嚓——”花红的龙头生生断了，没在激荡的水中，惨烈。看客一片唏嘘。顾不上，没头的龙舟没有丝毫犹豫，照旧按既有的速度冲出去。我想到了一个词：刚猛。岭南人从来不乏血性，每每在历史的关键节点，都有他们刚猛的身影，引领潮流，浩浩汤汤，推动前行的历史巨轮。

赛事在午后结束。黄昏时分，沿着河涌道遥散步，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，有一长方大棚，棚下摆了上百张餐台，红桌布红椅套，颇为壮观。这是吃龙舟饭的临时餐棚。华灯初上，人们陆续就座。一道道佳肴端上来，那些扒龙舟的汉子豪迈地举起了酒杯，像举起了他们最为踏实的生活桨板。



▲中国画《端阳景图》，作者余晖，故宫博物院藏。

老家的端午，用红绳作结，铃铛一样系着艾草、菖蒲、榴花、蒜头、龙船花，悬在门楣、铜环，成为端午的“五瑞”。端午前的日子，条条弯曲细瘦的乡路上，总能看见一个个花衫阔裤的老绅，手里攥着一把如剑似叉的菖蒲、艾草，还有几束龙船花，大丰收般的满足喜悦铺在脸上。

菖蒲、艾草、龙船花是野生的，石榴花则是家养的，斯斯文文，纤纤静静的身段，灼灼艳丽的红花，从不言语，却自带风情与寓意。我家的石榴花，把家安在一个头小脚瘦中间肥的老旧大瓦缸里，它的芳龄我已忘了，只记得它的性子，不急不躁，不争不妒，像是醉在慢时光里，没有疯狂生枝结蔓，只是缓缓长着，一寸一寸向上。

阿嬷是个奇怪的老人家，自家榴花朵朵灼灼，她不摘，偏要挪着小步，去到村东头。那里老厝与荒草共生，逼仄的小路都有淡淡的苔痕。大多数人搬离了这片被旧光阴包围的地方，也还有一些老得和时光成了姐妹兄弟的人留在那里。阿嬷去摘花的地方，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陈阿嬷家，那座小路最里头的老屋。阿嬷去的时候，手上总不落空：甜咸双拼的粽球，软糯金黄的梔棵，甚至，蘸梔棵的白糖也拿着。

陈阿嬷的老屋卧在一棵老榕树旁，三合土夯的墙，被岁月抹了道道灰黑的旧水痕，檐角处嵌瓷上的花鸟却依然色彩斑斓，门窗扇、门楼、山墙顶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也还栩栩如生。这老房子就像个容颜逝去的富贵美人，虽已老，举手投足间，仍尽显富态优雅。我回过阿嬷，陈阿嬷家以前的光景如何？阿嬷说，那是村子里条件上好的人家，陈阿嬷的男人是个工匠能手，石雕、木雕、嵌瓷，样样精通，他在世时，陈阿嬷就没有为钱皱眉头的时候。老屋的生机是10多年前弱了的，陈阿嬷的男人突然走了，一句话也来不及留

端午节前几天，刷短视频，无意中刷到苏州有一家网红粽子店，他们裹的肉粽子，个头特别大，一个顶仁，里边夹一块二两以上的五花肉。看得眼馋，索性出门找去了。

网红粽子店蛮隐蔽，开在一条老街上，一个半旧居民小区一楼的门面房，店不大，店里店外却是繁忙热闹的景象。买粽子的居民，排着长长的队，家长里短此起彼伏。

苏州人有句常用的俗语“慢慢叫”，就是让人慢一点，不要着急。这是苏州的性格，但也只是表象，换句话说，苏州人是用慢的样子，干出快的成果。该慢的时候不着急的，比如排队买粽子。

嘿哟哟，张家妈妈，你昨日买过哉，今朝又来买哉。

啊呀呀，李好婆，是的呀，昨日买回转，好吃得勿得了，几个小的抢不够。

终于买到了粽子，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品尝了。果然不负所望，肥的不腻，瘦的不柴，软糯又有咬劲，咸淡恰到好处，似乎是怎么夸赞也不为过。

不然呢？能让本地人排队的网红粽子，可不是吹出来的，那是一页一页粽箬、一勺一勺糯米、一块一块鲜肉、一根一根棉线，精心搭配出来的。多少的水，多大的火，多长时间蒸煮，每一道程序，都藏着苏州饮食文化的细节。

其实，在去往网红粽子店的路上，路过那些老街小巷，路过那一扇扇古朴而又熟悉的小门，回头往里看看，兴许就能看到，有阿姨好婆，正在自己家里裹粽子。这是我们童年的样子，白水粽、赤豆粽、红枣粽，是童年的味道。如今虽然不像从前那样家家户户动手，但是自己裹粽子的场景还在，顺便送一些给邻居和亲戚的风俗还在。真好。

苏州人讲究吃，不时不食。特定时节的食物，哪怕再可口，过了这时节，就毫不犹豫地拜拜了，明年此时再会。粽子也是。并不是说苏州人只能在端午节吃粽子，平时要想吃也有，比如嘉兴五芳斋鲜肉粽，比如北京蜜枣粽。倘若馋粽子，就吃现成的，但是不会自己裹粽子了，因为已经“不时”了。

不时不食，不是固化的习俗，是随时代发展始终变化着的。守正，创新，在饮食方面，也一样得到施展。前些年，苏州曾经在盘门片区搞过一次创意粽子比赛，以284种花式粽子成功冲击了“单场展出粽子品种最多”的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。

即便是吃个粽子，也要吃出年代感和时代感。从儿时到今日，中间也许曾断过粽香，但终究又延续上了。大街小巷飘粽香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想，火热的夏天就要来了。

苏州的端午节与其他地方有一个不同之处，苏州人纪念的是伍子胥，饱含着对于忠诚、勇毅、铮直精神以及感恩之情的推崇。屈原也好，伍子胥也好，端午节始终蕴含着中国浓郁的人文思想。

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时，就曾被苏州粽子的香甜所吸引，念念不忘，留下了“忆在苏州日，常谖夏至筵。粽香筒竹嫩，炙脆子鹅鲜”的诗句。名人诗韵，和端午粽香一起，流传千年。

苏州人过端午，还有其他诸多重要的活动，赛龙舟、挂菖蒲、戴香囊、挂钟馗像驱鬼，等等，而吃粽子则是最民间、最简便，也最实惠的。民以食为天，将一个重要的、寄托着精神追求的仪式日常化生活化，我以为这大概是苏州文化的一个特点。

下。陈阿嬷早已长大的4个孩子各自成家、陆续离开，在城里、在他乡安了新的家。陈阿嬷一个人守着老屋。陈阿嬷的榴花开在天井。花原本在门口，是后来被移进来的。陈阿嬷出门的次数越少，想来，把花移到屋里，是想这些朋友多陪她一会儿吧。小小榴花，灼灼榴花，开在圆的、方的、长条的瓷盆里，如大家闺秀，撑着门楣的好颜色。我每次陪着阿嬷，叩响陈阿嬷家木门的铜环，穿过嵌瓷的八仙过海、石雕的花开富贵，向天井靠近。一张简朴的圆桌摆在榴花绽放最浓稠的方向，茶具配着小白瓷杯3个，3张老藤椅围着圆桌。

花岁岁开，人年年来。见面的二人，言词平淡如水，却润喉沁脾。茶煮上了，就着榴花的香气，阿嬷把带来的梔棵、粽球摆上桌子，说今年的梔棵很浓稠的方向，茶具配着小白瓷杯3个，3张老藤椅围着圆桌。

岁岁开，人年年来。见面的二人，言词平淡如水，却润喉沁脾。茶煮上了，就着榴花的香气，阿嬷把带来的梔棵、粽球摆上桌子，说今年的梔棵很浓稠的方向，茶具配着小白瓷杯3个，3张老藤椅围着圆桌。

阿嬷和我说过，陈阿嬷很多年前送过她家一份梔棵。那时候，她的孙子、我的丈夫只有4岁多。那是家里最艰难的日子，日常的温饱都是问题，更莫说节日的体面与美食。那年端午，阿嬷拉着3个孙，想着去翻了几次的地里捡漏下的番薯，经过陈阿嬷家，透过大开的木门，看到刚做好的金灿灿的梔棵，几个孩子的腿就再不肯动了。出门摘榴花的陈阿嬷看见目光黏在梔棵上的孩子们，转身把热腾腾的梔棵用棉线一分为二，一半留着，一半给了阿嬷。丈夫告诉我，那一年的端午，家里因为这半个梔棵，有了节日的气氛。

每次端午从陈阿嬷家离开，阿嬷兜里都装着几朵石榴花，它们从兜里挤出灼灼的脸庞。

在苏州，吃粽子

范小青

何小曼

等诗榴花